

毛

詩

後

箋

毛詩後箋卷二

涇 胡承珙

召南

鵲巢

序云鵲巢夫人之德也嚴氏詩緝引朱氏曰文王之時關雎麟趾之化行於內諸侯蒙化以成其德而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當時之人詠歌而美之當必爲一人而作然周公取以爲法明夫人之德皆當如是則其義不主於所指之人故序者特云夫人之德而已黃氏佐詩經通解曰周南關雎與召南鵲巢正相爲始而麟趾騶

虞爲之終關雎序謂后妃之德不言所美之人鵲巢如之
朱傳旣以關雎專指大妣而於鵲巢則不言所美之人故
有此論要之后妃之德安知其不兼指大任周姜而必以
大妣當之至於鵲巢乃有此說恐亦當俱以泛言爲是也
承琪案二南在周爲房中之樂蓋言凡爲后妃夫人者必
皆有是德耳如必欲實指其人則周初三母皆足當之不
必泥后妃爲大妣夫人爲大任周姜況古者王后亦可稱
夫人考工記夫人以勞諸侯夫人謂王后也祭義世婦卒
蠶獻繭于夫人夫人副禕受之此夫人亦謂王后蓋副禕
是王后之服其下云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若諸

侯止有一夫人安得有三宮夫人其末云君服以祀先王
先公諸侯豈有先王邪此章本通言天子諸侯之禮故此
夫人亦王后通稱不專指諸侯夫人也

歐陽本義云詩人直謂鵲有成巢鳩來居爾初無配義況
鵲鳩異類不能作配也序言德如鵲鳩乃可以配鄭氏因
謂鵲鳩有均壹之德詩人不繆但序與箋傳誤爾承琪案
鵲鳩均壹之德毛於曹風鵲鳩傳及之而鵲巢竝未嘗言
蓋詩人取興止於鳩居鵲巢其均壹之德固是言外所該
文心雕龍云鵲鳩貞一故夫人象義東萊文集有云居已
成之鵲巢受百兩之厚禮爲夫人者自思苟無純靜均一

之德其何以堪之是則以德言鳩於詩義自無大悖況序言可配本指夫人非關鵲鳩鄒忠允云鵲鳩殊種喻二姓之好族類名物之相稱此說得之卽如昭元年左傳鄭伯享趙孟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杜注云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此可見詩無達詁何庸以文害辭

維鳩居之傳鳩鵲鳩結鞠也爾雅作鵲鵲

詩疏引埤蒼字同

郭注

云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穫穀說文鵲結鞠尸鳩也詩釋文引草木疏云一名擊穀方言云布穀自關而東梁楚之間謂之結詒周魏之間謂之擊穀月令鄭注云鳩搏穀也案結鞠鵲鳩結鞠擊穀結詒皆一聲之轉布穀穫穀搏穀

聲亦相近本草拾遺云布穀江東呼郭公北人云撥穀郭

公亦拮鞠之轉聲撥穀亦布穀之轉聲也方言既以鳴鳩

爲戴勝

左傳疏引孫炎注爾雅同禽經亦同孔穎達云戴勝自生穴中不巢生而方言云鳴鳩戴勝非也

又以爲鷺澤

太平御覽引孫炎亦同案說文作鷺誤矣或云澤虞也郭方言注以爲別一鳥

謂詩單言鳩毛何以定知爲鳴鳩拮鞠承琪案爾雅無單

言鳩者詩則有之岷詩之鳩傳云鳩鷽鳩也會桑葚過則

醉而傷其性此蓋毛公目驗而知者

疏云爾雅鷽鷽類非一知此是鷽鷽者以鷽

鷽冬始去今秋見之以爲喻故知非餘鷽也

小宛之鳴鳩傳云鳴鳩鷽鷽也鷽

鷽爾雅謂之鷽鷽太平御覽引蔡邕月令章句左傳疏引

孫炎皆以鳴鳩爲鷽鷽與毛傳合郭注爾雅云鷽鷽似山

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高誘注淮南時則訓云鳴鳩奮
迅其羽直刺上飛入雲中亦與詩宛彼鳴鳩翰飛戾天義
合至鵲巢之鳩傳以爲秸鞠者蓋諸書單言鳩者多係布
穀如夏小正正月鷹則爲鳩淮南時則訓呂氏春秋仲春
紀鷹化爲鳩高誘注皆以鳩爲布穀列子天瑞篇鵲之爲
鵲鵲之爲布穀是則鷹鵲所化之鳩確是布穀且得獨專
鳩名傳云鳴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亦必目驗知之歐
陽氏謂別有一拙鳥名鳩者凡說無徵曾何足據

徐氏文靖管城

碩記曰後儒謂鳩性拙不能爲巢是
先將鳩說壞矣何以爲夫人興乎

維鳩方之傳方有之也爾雅翼以方爲併謂始則一鳩居

之而已尋則呼其耦併居焉何氏古義曰方嚮也上章主迎之而言故曰居之此章主送之而言故曰方之言嚮其

巢之所在而將往居之也

虞東學詩說同

季氏本詩說解頤曰方

所也以爲安居之所戴氏補注曰古字房通用方小雅旣方旣阜箋云方房也方之猶居之也承琪案諸家蓋皆疑於方不宐訓有耳不知爾雅幬旒有也郭注引詩遂幬大東今毛詩作遂荒大東傳云荒有也蓋幬荒聲之轉荒與方聲有輕重耳廣雅云方有也卽本毛傳無庸改訓釋文云方有之也一本無之字玩序云夫人起家而居有之箋於首章亦云鴈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然則傳文之字蓋

涉此諸文而衍段懋堂云方猶甫也方有之言甫有之也非訓方爲有然經文但言方之若如段說則是維鳩甫之經文爲不辭矣

維鳩盈之傳盈滿也箋云滿者言眾媵姪娣之多何氏古義謂舊說以鵲比國君鳩比夫人則末句維鳩盈之一語爲不通承琪案眾媵姪娣者夫人之族類以充君子之室正如鳩類之盈於鵲巢也何不通之有若詩所以鵲比夫人鳩比諸娣則其義誠難通耳

劉氏七經小傳云或曰狸首鵲巢也篆文似之王伯厚駁之曰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

狸首鵲巢此有狸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鄭譜云射禮
天子以騶虞諸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蘋爲節今
無狸首周衰諸侯竝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正義曰
言此者以射用四篇而三篇皆在召南則狸首亦當在今
無其篇故辨之射義注云狸首逸詩下云曾孫侯氏是也
承琪案射義云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蘋
者樂循法也采蘋者樂不失職也采蘋采蘋固與毛詩篇
義脗合卽騶虞官備亦與虞人翼五豝傳義相符若鵲巢
夫人之德則與會時義了不相涉然則鵲巢之非狸首明
矣

采蘋

序云采蘋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虞東學詩曰蘋之供祭一見於左傳再見於夏小正戴德
傳又射義云士以采蘋爲節樂不失職也詩皆與之合可
以爲定論矣陳氏稽古編曰左傳蘋蘩蕰藻可薦鬼神正
指采蘋采蘩二詩言則毛公執蘋助祭之說不可易矣承
琪案傳云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之草猶可以
薦此正用左傳文不止如葉石林所云毛釋碩人清人黃
鳥皇矣與左傳合也又文三年左傳秦伯伐晉遂伯西戎
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

人之壹也詩曰予以采蘋于沼于汙予以用之公侯之事
秦穆有焉杜注言沼汙之蘋至薄猶可用之以供公侯以
喻秦穆不遺小善昭元年傳鄭伯燕趙孟穆叔賦采蘋曰
小國爲蘋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注云穆叔言小
國微薄猶蘋菜此雖斷章取義其大旨則皆以蘋爲物薄
而用可重之意然則公侯之事尙得謂之非祭事乎

予以采蘋箋云予以猶往以也于沼于汙傳云于於承琪
案于於二字其本義皆爲氣舒之詞說文亏部云亏氣欲
舒出𠂔上礙於一也亏古文吕爲亏字亏部云亏於也象
氣之舒亏从𠂔从一一者其氣平也又鳥部云烏孝鳥也

象形孔子曰烏于呼也

于各本作吁
从段注訂正

取其助氣故呂爲烏

呼經古文烏象形𠂔象古文烏省據此是于爲氣之舒古

文作𠂔小篆作𠂔烏象鳥烏之形借爲烏呼之字小篆作

鳥古文作經或省作𠂔

今於字
从此

字之本義如此而已其孽

生之義則以于於二字皆以助氣故經典多用爲語辭其

用爲語辭者則又用于爲古字用於爲今字爾雅粵于爰

曰也曰與聿同爲發語辭又爰粵于也爰粵于那都繇於

也輾轉訓釋皆爲語辭而以於釋于乃以今字釋古字則

是于爲古義於爲今義矣其又訓爲往訓爲在者皆由氣

出之義而引申之

氣出必有所往
既往則有所在

亦以用于者爲古文用

於者爲今文故凡詩書用于字論語用于字又凡經多用
于字傳注多用于字而毛傳鄭箋以於釋于者皆所以通
古今之字也詩中于字有當爲語辭者有當爲往者有當
爲在者傳箋義多錯出毛於桃夭于歸訓于往也此于以
之于不釋蓋以爲語辭而訓于沼之于爲於則用在義于
沼猶在沼也箋則云于以猶言往以也案采蘋又云于以
盛之于以湘之夫采之可言往盛之湘之似不必言往正義
演經文云往何器盛之往何器亨煮之皆不成語陳風越以驪邁箋云越於正義
曰越於釋詁文此謂越卽爾雅之粵越以猶于以也鄭旣
謂越以爲語辭則此于以亦當爲語辭而箋乃訓爲往誤

矣

于以采蘋傳蘋皤蒿也左傳正義

陸三年

引陸疏云凡艾白

色爲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烝一名

游胡北海人謂之芴勃故大戴禮夏小正傳曰蘋遊胡

今本

夏小正傳作由胡

遊胡芴勃也承琪案爾雅有蘋皤蒿郭注本孫

炎以爲白蒿又有蘋由胡則郭云未詳陸疏以皤蒿與由

胡爲一物蓋因毛戴詩禮二傳皆以蘋爲豆實故知爲一

物此可爲定論矣孔疏疑皤蒿陸草不當采於水中故謂

于沼于汴爲于其芴于澗之中爲于曲內義殊牽強爾雅

翼又謂我蘿蒿生澤田沮洳之處我卽古之蘋而皤蒿爲

陸草非夫人之所采今案本草白蒿唐本注云此蒿葉麤
于青蒿從初生至枯白于根蒿所在有之此言陸產之白
蒿也圖經又云白蒿蓬也生中山川澤然則皤蒿水陸皆
有通可名藜故爾雅云藜之醜秋爲蒿也七月傳云藜白
蒿也所以生蠶采藜雖同而用則異集傳旣從毛以采藜
爲奉祭祀而又存生蠶之說不知蠶事豈可謂公侯之事
蠶室豈得爲公侯之宮試誦經文而其說可不煩言而破
矣

被之僮僮傳被首飾也箋引禮記主婦髮髢戴氏補注云
鄭氏注禮合次與髮髢爲一其箋是詩又合被與髮髢爲

一被之爲次恐未然也周禮王后之六服三翟皆祭服從王祭先王服褱衣祭先公服綌翟祭羣小祀服闕翟鞠衣告桑之服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祿衣御於王之服亦以燕居三翟之首服副鞠衣展衣之首服編祿衣之首服次說文髮髻也髻髮也二字轉注髻又作髻髮被古字通用然則是詩之被乃所謂髻不在副編次之數旣用被然後加首服翟衣之首服副笄六珈是矣承珙案戴說是也鄘風君子偕老正義引說文云髮益髮也與今本說文異釋名髮被也髮少者得以被助其髮也此髮可通被之義也說文又云髻髮也字亦作髻此鄭箋所由以被與髮

髻爲一也然說文但云益髮並不以爲禮服之首飾禮記
曰斂髮毋髻左傳衛莊公見己氏之髮美使髡之以爲呂
姜髻莊子曰禿而施髻據此諸文似髻爲婦人益髮所需
禮服及平居時皆可用以爲飾君子偕老之次章上言其
之翟也下言鬢髮如雲不屑髻也足見服翟時亦可用髻
但鬢髮者不屑耳若髮髻卽次則次非翟衣之配不屑之
言毋乃虛設且次係禮服正飾亦不當云不屑也少牢主
婦被錫衣侈袂鄭讀被錫爲髮鬢者蓋因士昏禮女次純
衣純衣卽祿衣少牢大夫妻服祿衣首當服次故遂以被
爲次諸家泥於此解而又以夫人祭祀當服副不當服次

故正義以夙夜爲視濯於夜視饔饔於將祭之夙皆非正祭嚴緝引曹氏又以爲此在商時故與周禮異不知被不在副編次之數副編次三者皆可用被詩人但詠其被故雖釋祭服而歸其被固依然祁祁也若如毛傳但云被首飾也則不必曲引祭前祭後及異代之禮以解之矣虞東學詩云副編次皆爲首飾皆得名被少牢之被屬次此詩之被屬副案副編次禮服之飾各有主名無容統名爲被姜氏炳璋詩序廣義又以被爲夫人齋時之首服仍是以被爲次亦未有以見其必然也

草蟲

序云革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防者以禮檢束之意惟恐不當於夫故其辭如此正義云經言在室則夫唱乃隨既嫁則憂不當其禮皆是以禮自防之事傳箋之說固與序意不背程子從之故謂陟彼南山爲適於夫家言采其蕨以喻求合於禮惟歐陽本義謂毛鄭與序意不合而以此詩爲大夫行役其妻能守禮自防以待其君子之歸朱傳用其說呂記嚴緝皆同李氏集解又謂首章數語全與出車五章同故知皆爲行役而作黃實夫又云序曰大夫妻而說者以爲未嫁之女失其旨矣承瑛案數說皆非也夫作詩在前序詩在後作詩者是言方嫁時在塗之情而

序詩者乃據其已嫁之後追而叙之故云大夫妻爾如采蘋經文明云季女而序亦曰大夫妻又何說邪說苑君道篇載孔子對哀公曰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此雖似斷章取義然未見而憂則爲待禮既見而說則爲好善其義亦相通也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傳嘒嘒聲也草蟲常羊也趨趨躍也阜螽螻也爾雅草螽負螻郭注云常羊也此本毛傳可見歷漢至晉稱名尙未改矣爾雅又曰阜螽螻陸佃曰阜螽今謂之蜉蝣亦跳亦飛飛不能遠青色草蟲鳴阜螽躍而

從之故阜螽曰螽草蟲謂之負螽承琪案此如鵲能捉雀
遂名負雀古人名命百物多有象形會意者其原出于六
書鄭小雅箋云鳴躍之相應其天性然也此蓋相傳古義
戴氏詩補注以草蟲爲凡小蟲草生者之通稱爾雅因詩
辭而別其名類以傳合之未必盡可證實今案爾雅螽有
五種惟阜螽草螽蜚螽三者見詩其螽土螽非詩所有
未可概謂緣詩辭生訓則戴說非也若爾雅翼用張衡郭
璞之說以草蟲爲蚯蚓與阜螽交

本草陳藏器
亦有此說

夫蚯蚓與

蚘蛭判然異類與鄭箋同類之義相違尤未可信

草蟲爾雅本作草螽與阜螽皆爲蝗類故陸疏謂草蟲大

小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是已詩正義引李巡爾雅注以阜螽爲蝗子又引陸疏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是則鄭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之說申明毛傳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其義當矣歐陽本義謂草蟲阜螽形色不同種類亦異故詩人引以爲戒比男女之不當合而合李氏集解駁之曰以類相從者如雲從龍風從虎豈必專是一物鵲巢之詩鵲喻諸侯鳩喻夫人詩人之取興不如是之泥也承琪案二南所言貞女如南有喬木行露野有舂簍大抵皆指民間之女若大夫妻則當深宮固門閨寺守之何至

無端而有彊暴之侵陵其惴惴戒心若此哉總由歐公誤認序文以禮自防祇爲防閑淫佚之事而不知禮之所包甚廣失禮之宜防者甚多故傳云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如七出之類淫僻第其一端耳李解旣謂歐公草蟲阜蠢非匹類之說爲不可而又以其餘說爲可從且云大夫在家而能以禮自防未足爲賢惟大夫不在家而能以禮自守所以可尙此尤足發一笑

陳氏稽古編曰箋以見止爲同牢之時以覲止爲初昏之夕因引易覲精語證之後儒多笑其鑿然古詩簡貴不應一事而重複言之鄭分爲兩義亦非無見承琪案鄭以覲

爲昏媾究不如毛傳但訓覲爲遇之善蓋見謂見君子顏色之和覲謂遇君子接待之禮見與覲自分深淺不必如鄭所云也姜氏詩序廣義曰此詩辭與殷其雷汝墳同調而序及傳不主君子行役者以篇中有亦既覲止一語也覲者遇以禮也天下豈有行役既歸而望其禮遇者哉則知序傳之精矣如覲卽作見是贅矣小雅車牽亦云覲爾新昏以慰我心卽用此覲字之義

毛於首章云興也下二章不明所謂箋云在塗而見采芣菜者得其所欲得猶己今之行者欲得禮以自喻也正義曰毛以秋冬爲正昏不得有在塗采芣之事鄭以大夫之

妻待禮而嫁明及仲春采蘋之時故也承珙案張衡云大火流草蟲鳴此正秋時然傳意竝不以爲秋冬正昏之證但取以興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耳馬昭申鄭乃謂三代嫁娶以仲春符於南山采薇之歌見通典不知昏禮婦車有綦安得在塗而見采蠶東哲云迨冰未泮正月以前草蟲嚶嚶末秋之時凡詩人之興取義繁廣或舉譬類或稱所見不必皆可以定時候也

言采其蘋傳蘋鼈也爾雅蘋鼈郭注謂廣雅云紫蘋非也初生無葉可食江面謂之鼈又蘋月爾郭注云卽紫蘋也似蘋可食郭以蘋與蘋爲二物而廣雅云苳蘋蘋也苳與

紫同爾雅翼云蕨生如小兒拳紫色而肥野人今歲焚山則來歲蕨菜繁生其舊生蕨之處蕨葉老硬紛披人誌之謂之蕨基廣雅云蕨紫其基豈其之轉邪承珙案蕨鼈疊韻蕨蕤雙聲鳥獸草木之名多如此類蕨與蕤當爲一物郭以紫蕤爲似蕨而斥廣雅此蕤爲蕨之非誤矣

言采其薇傳薇菜也爾雅薇垂水釋文引顧野王云水濱生故曰垂水陸璣詩疏則云薇山茶也故邢昺爾雅疏謂本草有二薇生平原川谷似桺葉者白薇也生水旁似萍者薇也詩采薇似山茶非垂水段懋堂曰垂水乃俗名不必以生水旁釋之承珙案爾雅以薇垂水與蘼從水生相

次似非無義段說恐非不如陳氏長發曰垂水生水旁不
生水中澗谿潢潦皆山閒水薇生其旁不害爲山菜也說
文薇菜也似藿詩義疏云莖葉皆如小豆蔓生其味亦如
小豆藿許陸二說正同嚴緝引項氏云薇卽今之野豌豆
苗蜀人謂之巢菜說與許陸合似爲近之若白薇本草一
名春草別錄又名白幕蘇頌曰莖葉俱青頗類柘葉然白
薇非可食之菜陸疏則云薇可作羹亦可生食馮嗣宗曰
陸親見官園所種其言必審復非似柘之白薇胡明仲又
以荆楚閒有草名迷蕨者當之集傳用其說而一以爲味
甘胡云食一以爲味苦朱云有芒又各不同至鄭漁仲以

爲金櫻芽更不知何所據矣

困學紀聞云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惠氏詩說曰鵲巢言夫人有均壹之德佐君以造邦也采蘋言奉祭祀不失職也采蘋言循法度以承先供祭也婦德之大莫大于事宗廟循法度佐君子故婦順備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鄉飲燕射取三詩歌之宜也若草蟲則言始見君子之事昏禮所謂主人揖婦以入御衽席于奧之時也始曰我心降再曰我心說又曰我心夷其言近于褻矣牀第之言不踰闕況可歌之君臣賓

客之前乎舊謂草蟲在采蘋後此徒以篇什先後言且未
可考也承琪案曹氏雖不見齊詩其言必有所本卽以毛
詩論之草蟲述方嫁時在塗之情采蘋陳未嫁時敎成之
祭其先後之序固自判然疑毛詩亦本先采蘋而後草蟲
漢以後學者亂其篇第耳若惠氏謂牀第之言近褻故不
取草蟲則二南本以房中之樂用於鄉人邦國所謂有夫
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也彼關雎之輾轉反
側獨非牀第之言乎況儀禮燕禮有房中之樂注云弦歌
周南召南之詩是則二南諸篇皆可用於鄉射燕飲何獨
舍草蟲而不取乎

襄二十七年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展賦
草蟲卽用於燕享之明證徐氏管城碩

毛詩後箋

卷二

圭

記云案徐幹中論曰良霄以鶉奔喪年子展以草蟲昌族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亦是以禮自防之意

采蘋

序云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其祭祀矣陳氏檣古編曰采蘋篇毛鄭皆以爲教成之祭其合於經文者有三焉蘋藻二菜與禮記昏義同一也宗室牖下與教之宗室之文同二也不偁婦而偁季女三也胡允嘉說亦略同姜氏廣義曰詩稱季女序稱大夫妻詩原其始序要其終少而能敬以被文王后妃之化也承琪案毛鄭而後惟王肅異說以爲大夫妻主夫氏之祭正義

駁之當矣鄒氏忠允乃謂詩不言婦而言季女此內子必
初嫁者禮記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季婦也擇日而祭
于禘成婦之義也當其未廟見則猶稱女女而尸祭其爲
廟見之初祭可知今案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士
昏禮舅姑旣沒婦入三月其菜祝亦稱曰某氏來婦竝無
季婦之文鄒氏直改經以就已矣又案禮記正義引左傳
隱八年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
舅姑在否皆三月廟見之後乃始成昏故服虔注云季女
子如宋致女謂成昏此則婦入三月之內或可稱女然儀
禮所謂廟見者乃禘廟爾經文明曰宗室則非禘廟可知

虞東學詩曰春秋書逆婦姜來逆婦皆未昏時已正其名而易漸之女歸吉歸妹之女承筐又皆以嫁而稱女復何疑於季女之爲大夫妻乎所當辨者牖下耳考特牲少牢事主于室主婦薦豆皆自房中奠於筵前無奠於牖下之文惟昏禮自納采至請期主人皆筵于戶西西上右几禮皆外注曰爲神布席其爲牖下明白可據故牖下之義明而此章之說定矣

予以采蘋傳蘋大萍也爾雅萍萍郭注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藻又其大者蘋郭注云詩曰予以采蘋此本不誤自詩正義連引爾雅兩語而誤以郭注釋萍者爲釋蘋朱傳

因之嚴緝并譏郭注之誤陳氏稽古編辨之審矣承珙案
萍與蘋小大既殊浮沈亦異詩釋文引韓詩云沈者曰蘋
浮者曰藻今本釋文作浮者曰藻盧氏文弼謂王應麟詩
考作藻音瓢當據以改正今案爾雅翼亦引韓詩說沈者
曰蘋浮者曰藻且云藻之字似藻說者遂以相紊此言尤
爲明證而埤雅引韓詩仍作浮者曰藻遂謂藻亦出水上
謬矣

又案神農本草經但有水萍陶宏景蘇頌卽以大蘋釋之
惟吳普本草云水萍一名水廉生池澤水上葉圖小一莖
一葉根入水底五月開白花此乃所謂蘋也此後諸家說

蘋者言人人殊李時珍曰臞仙謂白花者爲蘋黃花者爲

荇蘇恭謂大者爲蘋中者爲荇楊慎卮言謂四葉菜爲荇

陶宏景謂楚王所得者爲蘋皆未深加體審時珍一一采

視頗得其真其葉徑一二寸有一缺而形圓如馬蹄者蓴

也莖紫色大如箸柔滑夏月開黃花結實青紫色大如棠梨葉似蓴而稍尖長者荇也

與蓴相似並根連水底葉浮水上夏月俱開黃花亦有白花者結實大如棠梨中有細子葉徑四五寸

如小荷葉而黃花結實如小角黍者萍蓬草也見本草拾遺陳藏器

云萍蓬草卽今水栗也六七月開黃花結實長二寸許內有細子一包如罌粟澤農取作粥飯食之其根作藕香味

如栗昔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蓋此類也若水萍安得有實耶四葉合成一葉如田字

形者蘋也其莖細於蓴荇其葉大如指頂面青背紫有細文頗似馬蹄決明之葉四葉合成中拆十字夏

秋開小白花
故稱白蘋

嚴緝又謂蘋有水陸二種引項氏云柳惲所
云汀洲采白蘋者水生而似萍者也宋玉所云起于青蘋
之末者陸生而似莎者也姚氏炳詩識名解曰蘋不陸生
所謂似莎者乃蘋蕭其字作苹不作蘋兩者判然不容混
也羅端良云蘋五月有花白色故稱白蘋然則白因花名
要之卽是青蘋耳

子以采藻傳藻聚藻也正義引陸疏云藻有二種其一種
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
蓬蒿謂之聚藻據此傳所云聚藻者乃莖如釵股之藻若
爾雅之蒼牛藻郭注云似藻葉大江東呼爲馬藻此則似

陸所謂葉如雞蘇之藻矣左傳蘋蘩蕰藻之菜說文蕰下不言草名顏氏家訓引郭注三倉云蕰藻之類也李時珍謂聚藻卽水蕰也俗又名牛尾蕰然則蕰與藻非二物詩正義曰蕰聚也故言藻聚藻是已或謂左傳澗谿沼沚等凡四者皆實字行潦之行當作汙說文汙溝行水也則蕰藻不當爲一物承琪案古人文字似不必如此板對且若以二句之蕰藻與四句之行潦作對蕰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豈不更見文章參差變化之妙乎

于以湘之傳湘亨也惠氏古義曰漢書郊祀志皆嘗鴈亨上帝鬼神顏注鴈亨一也鴈亨煮而祀也韓詩曰于以鴈

之案湘訓亨無考當從韓詩作醵段懋堂曰古享獻烹孰
元亨字同作昌郊祀志云醵亨上帝鬼神者謂煮而獻之
也亨讀如饗史記作亨醵文倒當從漢書醵卽說文之鶩
字煮也毛詩湘字當爲醵之假借承琪案醵亨上帝鬼神
者猶云聖人亨以亨上帝也史記集解引徐廣亦曰醵
亨煮也廣雅釋言醵飪也說文飪大孰也此傳云湘亨也
楚茨傳云亨飪之也蓋此蘋藻爲鉶羹之芼故當亨飪
正義引昏義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故此箋云亨蘋藻者於魚潛之中是鉶羹之芼若如王肅以此篇
所陳爲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爲菹則菹本以生
菜鬱釀而成無所用其亨飪矣朱傳於闕雖云芼熟而薦

三言卷三
之此又云粗熟而醺之以爲菹不顯與昏義芼以蘋藻之言背乎

宗室牖下傳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翼於牖下儀禮士昏禮記云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注云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也宗室大宗之家盛氏世佐曰案注云大宗之家疏云不於小宗者小宗卑故也昏義孔疏大宗小宗之家悉得教之與大宗近者於大宗與大宗遠者於小宗二說不同當以賈疏爲正若謂與國君絕服者教于大宗之家與大宗絕服者教于小宗之家設有繼高祖之宗而與大宗絕服者其女當

於何教乎教於大宗則已遠教於己室是無統矣此則孔說所不通也承琪案孔於周南葛覃及此疏亦皆以宗室爲大宗之家惟昏義疏因鄭彼注祇云宗室宗子之家不言大宗小宗故耳今考毛傳云宗室大宗之廟也蓋教在大宗之家祭在大宗之廟知賈疏不可易矣

臧氏玉林曰潛夫論班祿云背宗族而采繫怨案采繫不言宗族事采蘋云予以奠之宗室牖下繫當爲蘋字之誤耳承琪案臧說近是白虎通義嫁娶曰昏經曰教于公宮三月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有總麻之親者教于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宗廟

廟疑子字之誤

宗婦之室國君

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於婦道者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家學事人也此可見古者敬宗收族之道雖女子之微而教不遺焉所以背宗族而怨生當有賦采蘋以刺者耳

有齊季女傳齊敬也玉篇女部引詩有齊季女并引說文齋材也此蓋出三家詩廣雅云齋好也與材義近然皆不如毛之訓齊爲敬襄二十八年左傳穆叔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毛義與此合其來古矣釋文齊側皆反今案玉藻宗廟齊齊祭義齊齊乎其敬也則齊卽如字讀亦可

傳少女微主也姚氏識名解曰陸農師謂大夫妻祭其蘋藻則使女之季者佩蘭主而奉之故傳以季女爲微主此大非也主祭之季女自卽大夫妻於時教成將嫁因爲辭廟之祭非女主之而誰主之且祭祀之禮主婦設奠正將嫁時所當習者未有身臨祭而反使他人爲主之理愚則謂奠之尸之者乃大夫妻也采之盛之湘之者其大夫妻之役者也貴族之女惟身臨其事以爲敬耳又何必親執其勞乎承琪案小雅車牽思變季女逝兮傳云變美貌季女謂有齊季女也此季女亦指將嫁者然則傳云微主者主以少女故謂之微耳

傳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

箋云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女也

各本禮下無女字據正義所引箋補正

女

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正義曰自無祭事以上難毛之辭也言父禮女無祭事不得有羹今經陳季女設羹正得爲教成之祭不得爲禮女傳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爲一是毛氏之誤故非之也承琪案此傳於篇末總發一篇之義所引牲用魚云云本係昏義教成之祭其云禮之於宗室者謂祭於宗室使之爲主卽所以禮之也若昏禮醴女自在房中並不於宗室豈有毛氏不知而合教成之祭與醴女爲一者乎鄭箋誤會傳意正義旣從

鄭駁毛而疏末又云上傳云宗室大宗之廟大夫士祭於宗室此傳禮之宗室與大夫士祭於宗室文同毛之以蘋藻與經采蘋采藻文協皆是毛實以此篇所陳爲教成之祭此則善申傳義而前後自相違戾何也

甘棠

序云甘棠美召伯也首章箋云召伯聽男女之訟重煩勞百姓今本重上有不字蜀石經無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

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據正義引定本及崔靈恩集注此乃傳文非箋語則是毛義八與史記燕召公世家漢書王吉傳說苑貴德篇白虎通義巡守篇所說皆同惟韓詩

外傳云召伯在朝有司請營洛以居召伯不欲勞百姓出而就烝庶于隴畝阡陌之間劉元城以爲此墨子之道不知坐棠聽政在召公當日必實有其事然亦偶爾爲之未必終年暴露外傳特從而附會之耳

詩譜及序正義兩引鄭志載趙商張逸俱問云甘棠若在文王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荅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然則召公布化在文王之時而作詩自在分陝之後本不相妨正義乃云召伯巡民決訟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爲伯時事何氏古義因謂周召分陝在武王得天下之後而甘棠頌召伯又當在康王之時竝據

說苑諸書皆言後世思召公孔叢子載孔子曰吾於甘棠
見宗廟之敬竹書紀年召公以康王二十四年薨此詩當
在召公歿後始作承琪案諸書言後世歌詠者不過謂召
公之德歷久而不忘耳非必此詩定作於公歿之後豈召
伯生前必不許民一思之耶說苑亦載孔子曰吾於甘棠
見宗廟之敬此與漢書韋元成傳載劉歆廟議云思其人
尚愛其木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二語同意蓋以甘棠之
令人興思喻宗廟之令人起敬耳豈得以此爲召公既歿
之證乎襄十四年左傳晉士鞅對秦伯曰樂武子之德在
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此亦
謂既歿而民思之然不
得謂詩於歿後始作也

蔽芾甘棠傳甘棠杜也戴氏詩考正曰爾雅杜赤棠白者棠又曰杜甘棠與梨山樛榆白枌立文同杜澗棠甘而名可轉注杜甘曰棠梨山生曰樛榆白曰枌毛詩以甘棠爲杜失爾雅之讀也說文棠杜曰棠牝曰杜又云杜甘棠也段氏注曰召南毛傳云甘棠杜也釋木曰杜甘棠本無不合棠不實杜實而可食則謂之甘棠杜棠牝杜析言之也杜得偁甘棠互言之也釋木又曰杜赤棠白者棠唐風傳用之此以其木色之異異其名與杜甘棠說異卽與分牝杜說異爲許所不取戴先生蓋依陸璣疏白棠卽甘棠子美赤棠卽杜子澗爲此說耳非許意亦非爾雅意也承琪

案爾雅主釋詩書杜甘棠卽是釋召南之甘棠不宜改讀
杜赤棠白者棠以杜爲大名言其味則曰甘棠言其色則
赤者曰赤棠白者曰棠耳六書故引舍人注爾雅云白者
爲棠赤者爲杜爲甘棠爲赤棠此與毛傳雅義皆合戴說
泥於陸疏澀如杜之言疑杜不得爲甘棠不知所謂澀如
杜者乃俗語耳爾雅毛公時未必卽有此方言且杜有澀
義亦未必定指果實之杜方言云杜躑躑也躑又是何物
邪卽以杜爲澀果實中亦有生時味澀熟卽甘美者必謂
甘棠不當名杜而譏毛公不善讀爾雅過矣又陸疏謂子
有赤白美惡案爾雅杜赤棠二語與棣赤棟白者棟文同

三言卷之三
彼赤棟白棟謂木之文理此赤棠白棠恐亦不指實言段氏泥於子有赤白與牡棠杜不合遂謂爾雅赤白之說爲許所不取亦非也

召伯所茇傳茇草舍也周禮仲夏敎茇舍注云茇讀如萊沛之沛茇舍草止之也蓋草訓茇止訓舍茇是草名非舍義此詩茇字當爲茝之假借說文茝舍也从广友聲詩曰召伯所茝釋文引說文茝草舍也有草字爲是艸部云茇草根也載馳大夫跋涉傳云草行曰跋蓋茇本草根因而草行謂之跋草舍謂之茝段注說文云許書茝但訓舍與毛鄭說異以其字从艸从广別之耳其引詩召伯所茝蓋

用三家詩作𦵑與毛作𦵑訓草舍異承琪案詩字本當作𦵑而訓爲草舍召伯所𦵑謂召伯之所草舍也三家今文多正字毛詩古文假借作𦵑耳非有異也若周官𦵑舍只當作𦵑不作𦵑以言𦵑則可不兼舍若連舍則當作𦵑也左傳傳十五年反首拔舍以拔與舍連文則又𦵑之借字而非𦵑之借字矣

勿翦勿伐傳翦去伐擊也朱傳云翦翦其枝葉也伐伐其條榦也次章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三章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嚴粲程大昌皆從此說詩所云伐者取其條榦敗者殘其枝葉拜者攀援而屈曲之承琪案此說非也詩三

章皆言勿翦毛訓翦爲去蓋但謂去其枝葉而已

釋文引韓詩作

刻漢書韋元成傳作翦刻削也翦斷也皆刪除枝葉之意下勿伐勿敗勿拜皆對翦言

之其事必重於翦若但以敗爲殘壞其枝葉則勿翦已足

該之至拜爲低屈之說本於唐施士丐詩說云拜言人之

拜小低屈也上言勿翦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忘

也毛註拜猶伐非也

見韓昌黎集註及呂氏讀詩記

此特望文生義耳然

其謂毛注拜猶伐爲非則可據以證今本毛傳之有脫蓋

傳於首章云伐擊也三章云拜猶伐也擊者謂擊斷其樹

拜猶伐者毛始以拜爲拔之借故鄭箋申之云拜之言拔

也廣韻扒拔也引詩勿翦勿扒疑三家詩有作扒而訓拔

者與毛字異義同耳傳於次章勿敗無訓則以前後兩章義可互見今案大戴禮少閒篇云凡草木根韮傷則枝葉必偏枯注云敗當韮字誤爲韮韮卽敗然則敗者謂傷其本根勿敗亦猶勿伐勿拜也陳氏稽古編據說文訓敗爲毀謂毀之則甚於擊拔之則又甚於毀三章文義殆由輕而重此說亦可不必

行露

序云行露召伯聽訟也列女傳曰申人之女旣許嫁於鄆夫家禮不備而往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夫家訟之於理

女終以一禮不備持義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王伯厚以此爲魯詩韓詩外傳語亦略同皆與毛詩篇義相近但旣曰許嫁矣一禮不備何至誓外不行范衛洲云如魯韓說以閨門之處子求全責備至於構訟不顧豈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乎承琪案毛傳云不從終不棄禮而隨此強暴之男蓋在當時必有女氏未許而男子強求之事觀經文亦不汝從詞旨決絕必非已許嫁者可知箋云室家不足謂媒妁不和六禮之來強委之此說最爲近理集傳云家謂媒聘不足謂求爲室家之禮初未嘗備陳長發曰夫不行媒聘突然興訟何必召公之賢方能決斯

獄哉

虞東學詩曰首章述其自守之辭下二章鼠牙雀角之疑終明其誣序所以歸美聽訟也承琪案此所謂彊暴非肆行無禮古者男女昏姻各有配類如後漢書梁鴻傳云鴻妻孟光擇對不嫁偃蹇數夫袁隗妻傳云妾姊高行殊邁未遭良匹行露之女蓋其流亞而當時乃有如子皙之強委禽焉者故不從而致於理此類陰訟雖聖明之世亦未必無王雪山疑於暴男侵貞女豈王化及女而不及男孔疏乃云禁嚴於女法緩於男

見南有喬木章

此皆泥於序文之過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傳興也厭浥溼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承琪案此詩首三句初讀之似與豈不爾思畏子不奔文意相類故箋云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歟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正義卽用此述傳然女方被訟不從而乃先云豈不欲之作此婉辭不合語意玩首章謂字當與下二章誰謂之謂一律誰謂者誣善之辭眾不能察而歸之聽訟之明者也故此云厭浥者道中之露也然必早夜而行始犯多露豈不早夜而謂多露之能濡已乎以興本無犯禮不畏彊暴之侵陵也傳云豈不言有是也謂有是早夜而行者則可謂道中多露經反言之

傳正言之可謂善會經旨矣左傳僖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鬬穀於莧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此正以夙夜犯露爲不量力之喻言豈有量力而動猶至見伐乎又襄七年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此亦謂自量不才故辭位如人不早夜可無犯露耳杜注皆云豈不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己此箋義非傳義也王雪山謂首章必有關係不然文勢未能入雀鼠之辭由不知首章謂字與下誰謂緊相呼應也傳以厭浥爲多露濡溼之意三句一貫語本直截箋則以行露

爲始有露是二月嫁娶正時多露則三月四月已過昏時
故云禮不足而彊來於經文三句中多一轉折不如毛義
爲允易林云厭浥晨夜道多湛露襪衣濡襦重不可步亦
卽以厭浥爲多露無二月四月之別也

誰謂雀無角傳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
角卽謂獸角誣善之辭以無爲有故可謂雀之穿屋似有
角何氏古義引或說云角嘴之銳而鉤者凡鷺鳥皆有之
案鳥有鉤喙竝無角名此凡說也誰謂鼠無牙傳視牆之
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楊龜山以爲鼠無牡齒陸農師曰
鼠有齒而無牙說文牙牡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段注云

牡齒當作壯齒壯誤作牡今本篇韻皆譌惟石刻九經字樣不誤士部曰壯大也壯齒者齒之大者也統言之皆稱齒稱牙析言之則前當齧者稱齒後在輔車者稱牙牙較大於齒非有牝牡也鼠齒不大故謂無牙東方朔說騶牙曰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此爲齒小牙大之明證承瑛案段說是也隱五年左傳疏云頷上大齒謂之爲牙說文繫傳臣鍇曰比于齒爲牡也此牡字亦當作壯蓋楚金所見說文本作壯齒故云比於齒爲壯若本作牡齒而云比於齒爲牡則不成語矣

羔羊

序云羔羊鵲巢之功致也觀此序及麟趾序云關雎之應
騶虞序云鵲巢之應可見序詩者與作詩者之意絕不相
蒙作詩者卽一事而形諸歌詠故意盡於篇中序詩者合
眾作而備其推求故事徵於篇外然諸家見此序云鵲巢
必推本於齊家之義如黃實夫曰大其始於闔門而後及
於在位蘇穎濱曰君子能治其外而內無良妻妾以和其
室家雖欲委蛇而不可得也嚴緝引朱氏曰在位節儉正
直本於國君夫人正身齊家以及其國之效以上諸說解
序可作推原解詩殊爲附會鄭箋但云積行累功以致此
羔羊之化其義已足孔叢子引孔子曰吾於羔羊見善政

有應也亦與序說脗合鵲巢之語可不必泥

序又云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孔疏歷引周官宗伯儀禮士相見禮注及何休公羊傳注以釋羔羊之德孔意特以衣服甚多詩獨言羔裘故有是說但其下又引鄭注論語以羔裘爲諸侯視朝之服傳注所稱羔羣而不羣及舛義生禮者於卿大夫則可若諸侯何所取乎嚴緝引呂氏曰德如羔羊如羔羊之詩也陳氏稽古編曰箋云卿大夫競相切化皆如此羔羊之人言如服羔裘之人也德不可爲大夫雖服羔裘而非其人召南大夫德稱其服故曰如羔羊之人二說釋序如字是也

毛詩後箋

卷二

三

王平仲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卽爲羔羊之箋傳可也承琪案禮記緇衣云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此數語尤足爲此詩注腳蓋三章皆言羔羊素絲而紕絨總之數皆五此所謂衣服不貳者也委蛇委蛇傳云行可從迹也箋云委曲自得之貌呂記曰惟其出入皆可從迹則仰不愧俯不忤而從容自得據此則毛鄭義合皆所謂從容有常者也

諸家說紕絨總多無確據李氏集解曰爾雅絨羔裘之縫也五絨旣爲縫則五紕五總亦爲縫蓋謂五次縫之以羔

裘之或綻或弊五次縫之可以見其節儉范氏補傳曰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爲英飾百里奚衣五羊之皮蓋倣古制胡氏一桂曰縫之突兀謂之紕有界限謂之紕合二爲一謂之總戴氏詩補注曰紕讀爲子之佗矣之佗佗加也其英飾五故曰五佗又云紕之施於縫其下端餘絲垂爲飾者曰總戚氏學標毛詩證讀曰紕紕疑一字古論語朝服紕紳五紕蓋絲之垂者承琪案毛傳於首章云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三章云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是紕紕總皆關定制若徒謂裘倣而縫紕以示儉於義隘矣至裘有垂絲爲飾尤爲臆度之辭惟戴氏漢

續讀詩記疑紕絨總皆絲之量數埤雅曰西京雜記云五
絲爲繻倍繻爲升倍升爲絨倍絨爲紀倍紀爲纓倍纓爲
襪此乃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紕今無所考據以類求之
絨寡於總紕蓋寡於絨也馮氏名物疏引
鄒長倩語同王氏伯申經義
述聞曰幽風九罭釋文云纓字又作總然則絨者二十絲
總者八十絲也孟康注漢書王莽傳曰纓八十縷也史記
孝景紀令徒隸衣七纓布正義與孟康注同晏子春秋雜
篇曰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說文作縷云布之八十縷爲縷
正與倍紀爲纓之數相合蓋五絲爲紕四紕爲絨四絨爲
總五紕二十五絲五絨一百絲五總四百絲故先言五紕

次言五絨五總也絁之數今失其傳釋文曰絁本又作佗
春秋傳陳公子佗字五父則知五絲爲絁卽西京雜記之
緝矣

段懋堂曰毛傳絁數也總數也數皆入聲音促東門之枌
越以馵邁傳曰馵數邁行也烈祖馵假無言傳曰馵總假
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毛意馵者總之假借總者數也如
數罟之數九罟傳曰九罟馵罟小魚之網也烈祖馵假中
庸作奏假奏亦讀如族古者素絲以英裘五總謂素絲英
飾數數然其數有五也承琪案此說非是釋文數所具反
竝不作入聲毛傳但云數也尙未分明後漢書循吏傳注

引韓詩章句曰紕數名此語尤晰數名即謂絲之量名

說文

引漢律曰綺絲數謂之紕布謂之總此數亦量名對文則絲數爲紕布數爲總毛傳總亦爲絲數蓋散文得通也

孔疏云上言紕數下言總數謂紕總之數有五非訓紕總爲促數明矣

正義曰古者素絲所以得英裘者織素絲爲組紕以英飾裘之縫中雜記注云組紕諸縫若今之條是有組紕而施於縫中之驗此疏以素絲爲組紕甚是而組紕所施之處則諸家說多未安正義曰釋訓云絨羔裘之縫也孫炎曰絨之爲界絨然則縫合羔羊皮爲裘縫卽皮之界絨因名裘縫云絨五絨旣爲縫五紕五總亦爲縫視之見其五故

皆云五焉何氏古義引錢氏曰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白絲爲紃施之縫中連屬兩皮因以爲飾此以素絲爲施於皮革之上者也埤雅云革者言敝而因故以改造縫者革而又敝則補緝以縫之古義又云次章言革毛去而革存也三章言縫革敝而縫見也此則又似以素絲爲施於裘毛之上者也承珙案古人服裘毛表而革裏新序云魏文侯出游見路人反裘而負芻問之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邪魏志注載明帝破諸葛亮露布云反裘負薪裏盡毛燂夫以革爲裏此古人裘毛在表之明證故漢書楊興薦匡衡云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

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顏注反衣者以其毛在內也然則謂素絲施於皮革者革旣在裏何由得見若謂施於裘毛之上則毛毳蒙茸又何由見乎古制茫昧此殆難以臆解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傳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箋云委蛇委曲自得之貌蓋惟其委曲自得不改其容故其行止動作皆如有從迹可尋鄭風委委佗佗傳云行可委曲縱迹是傳箋意實相成也襄七年左傳叔孫穆子曰詩云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此因孫子無辭亦無悛容而言蓋孫子過而不悛外示從容有似委

蛇之貌然爲臣而君則逆於理矣故曰衡而委蛇必折然則委蛇之義可識矣陸佃范處義王質皆以委蛇爲蛇行之狀殊爲穿鑿釋文引韓詩作逶迤云公正貌案行可從迹則異於詭隨故爲公正是毛韓義亦相近

孔穎軒經學卮言曰釋文云沈讀作委委蛇蛇案古書遇重讀者每於各字下疊小二石鼓文君子員獵員獵卽書作君子員二獵二員旂宋書樂志載諸樂府辭皆如是若秋胡行云願二登二泰二華二山二神二人二共二邀二遊二乃重讀此二語也此詩舊本似亦作委二蛇二故沈重誤讀耳承琪案唐石經左傳初刻襄公七年引詩

曰委蛇委蛇亦作委委蛇蛇此必亦據古本有作委二蛇

二者故耳然諸書言委蛇者如莊子田子方篇遺蛇其步

釋文遺本作透漢書東方朔傳遺蛇其迹顏注遺蛇猶透也後漢書竇憲

傳以前太尉鄧彪仁厚委隨任光等傳贊委佗還施儒林

傳序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及隸釋所載費鳳碑

有透蛇之節唐扶頌在朝透隨衡方碑禕隋在公童子逢

盛碑當遂遙迤劉熊碑卷舒委隨凡此皆委蛇二字之別

且多用召南之義足見此詩定以委蛇連文異於鄘風之

曼二字者矣

殷其雷

序云殷其雷勸以義也范氏補傳曰三章申言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謂君子既能奮然自立勇於從役當竭力以俟卒事不可徒歸也相勸之辭諄復如此非知義者不能姜氏廣義曰盛世之思婦與衰世不同衰亂則行者有外亡之懼居者篤思念之情君子閱而錄之因以爲輕用民力者戒若二南之世因材而使不比北山之從事獨賢也及期而代不比于役之不日不月也簡書自奉每懷靡及而爲室家者瞻念征人勸之以義於以見王化之行也朱子辨說謂此詩無勸以義之意案呂記云再言歸哉正勸以義也遠行從役不辱君命然後可以言歸又引朱氏曰閱

之深而無怨辭所謂勸以義也是朱子本從序說後乃更之耳

何斯違斯莫敢或違傳何此君子也斯此違去違暇也箋云何乎此君子適居此復去此轉行遠從事於王所命之方無敢或閒暇時正義曰傳言何此君子解何字何爲我此君子乃然此非經中之斯故傳先言何此君子乃訓斯爲此箋何乎此君子亦謂傳中何此君子亦非經中之斯言適居此經中何斯之此去此者經中違斯之此也稽古編曰孔特以毛之斯此在違去之前鄭又多適居此一語故作斯解愚則以爲毛鄭何此君子皆經中之斯毛之斯

此總釋兩斯字鄭之適居復去合釋違義而兩此字祇當
經違斯之一斯字如此則經文明順且合傳箋矣集傳得
之承珙案經文君子在末毛傳何此君子不過探下文以
釋何字非以何斯之斯指君子鄭箋適居此復去此兩此
字正釋經文兩斯字集傳以上斯爲君子下斯爲其地蓋
本王安石經義見李氏集解不如正義之解爲是

蘇氏以蠶在南山之陽不可得而見猶召南之大夫遠行
從政其妻思見之而不可得呂氏柝曰陽而側側而下蠶
愈近君子愈遠黃實夫則謂南山之側南山之下皆是一
意更韻協聲不必求其異義承珙案細釋經文三章皆言

在而屢易其地正以露之無定在興君子之不遑甯居故傳於二章云亦在其陰與左右於三章云或在其下是此詩爲正興顧夢麟以此詩爲反興之始非也

標有梅

序云標有梅男女及時也黃實夫曰李迂仲謂詩人之意以梅爲戒言盛時之難久此似非詩人形容文王風化之意呂記云是詩也其辭汲汲如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治者邪承琪案周官媒氏疏引張融云標有梅之詩殷紂暴亂娶娶上當失其盛時之年習亂思治故戒經義雜記文王能使男女得及其時東萊說蓋本於此范氏補傳曰男

女婚姻失時固有多端或以時之凶荒無以爲禮或以俗之強暴不容擇配或以役之無節不遑甯處今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旣無三者之患可以及時而婚姻矣故詩三章皆幸其可以講禮又惟恐其失時也

標有梅自是以梅落喻男女年衰首章傳云盛極則墮落者梅也箋云興者梅實尙餘七未落喻始衰也此本就傳意而申之並不以梅落爲昏時早晚惟末章箋有明年仲春不待禮會之語則仍自用其說據周官媒氏之文以仲春爲昏姻正時故正義述之以此詩首章爲孟夏次章爲仲夏此兩月尚可行嫁三章爲季夏則不可復昏待至明

年仲春不以禮會而行之夫使仲春爲正昏之月而孟夏仲夏猶可嫁娶則周官何必於仲春之月卽言奔者不禁邪歐陽本義云梅實有七至於落盡不出一月之閒故前世學者多云詩人不以梅實紀時早晚此說是也

男女昏嫁年歲毛鄭亦各不同此傳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正義謂毛意男自二十以至二十九女自十五以至十九皆爲盛年皆可昏嫁王肅述毛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譙周亦云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

則晚矣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此
皆取說於毛氏矣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
憂正義謂鄭依周禮書傳穀梁禮記皆言男三十而娶女
二十而嫁故不從毛傳周禮賈疏又引王肅申毛馬昭難
肅諸說禮記昏義疏引異義云大戴說男三十女二十有
昏娶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於庶人同一也古
春秋左氏說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
庶人禮也禮夫爲婦之長孀長孀十九至十六知夫年十
四十五見士昏禮也莊氏葆琛云夫爲婦之長孀此句誤
女子笄則不爲孀況已適人乎儀禮
經麻三月條有婦爲夫之姑姊妹之長孀此所引必是婦
爲夫之姊之長孀也又見士昏禮亦無可考陳氏壽祺曰

此言士之子年十四十五而得行昏禮於此可見非謂禮有其文也許君謹案舜三十不娶

謂之鰥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知人君早昏

娶不可以年三十非重昏嗣也

陳氏壽祺曰標有梅正義引末句作所以重繼嗣也

當从通典因之謂三十二而嫁娶者眾庶之禮卿士大

夫之子十五六之後皆可嫁娶承琪案毛傳以三十二

爲期盡蕃育之法其說自古王肅所云前賢有言者今見

墨子節用篇以爲昔者聖王之法如是穀梁

文十傳雖云二年

大夫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范甯注則引譙周說三十

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爾故舜年三

十無室書稱曰鰥周禮云女子年二十未有嫁仲春之月

奔者不禁甯謂禮爲夫之姊妹服長場年十九至十六如此男不必三十而娶女不必二十而嫁明矣范氏此解最爲通達所引喪服經爲夫婦之長場一語尤爲明據馬昭以爲關畏厭溺而場之盧氏以爲衰世之禮皆曲說也通典吳徐整問射慈曰古者三十而娶何緣當服得夫之姊場服慈荅曰三十而娶禮之常制也古者七十而傳宗事與子雖年幼未滿三十自得少娶故曾子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言宗子已老傳宗事與子則立有主婦晉袁準東哲竝云二十三十禮之大斷若形智風成不在此限賈孔疏義皆引越語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父

母有罪以爲越王欲速報吳故下此令若女年皆十五而嫁越王欲速爲婚何由乃下十七之期乎不知女十五而嫁謂十五則可以嫁耳其實自十五至二十皆所不禁也若越語所陳則立爲定限過此者有罪故酌於十五二十之閒而以十七爲中制非必古無十五而嫁之法也

標有梅傳標落也稽古編曰說文拋字注云弃也从手从尢从力或从手票聲匹交切是標乃拋之重文其訓棄與此詩訓落義近段懋堂曰說文爰物落上下相付也从爪又讀若詩標有梅毛詩標字正爰之假借孟子野有餓莩趙注引詩莩有梅云莩零落也丁公著云莩有梅韓詩也

食貨志野有餓莩鄭氏注莩音莩有梅之莩總之韓詩當
本作受是正字毛詩作標者是借字鄭德作莩亦借字孟
子作莩者莩字之誤漢志作莩又受之俗字也承珙案拋
乃說文新附字陳氏引之殊誤嚴緝據說文標本訓擊謂
此爲擊而落之於文義多一轉折廣韻標落也引字統云
合作莩此莩亦卽受字說文有受無莩故段氏以毛詩標爲受之
同部假借其說得之李氏詩所謂標與標同木末也女子
自言歸期將近傷離父母之家如梅之離其本根今考白
帖引標有梅作標有梅李說雖似有據然於義太迂曲且
與下二句神理不貫女子方自傷離而乃云求我庶士如

此其汲汲乎

求我庶士箋云我我當嫁者疏云女被女王之化貞信之教興必不自呼其夫令及時取己言我者詩人我此女之當嫁者非女自我此說最當歐陽本義則謂召南之人願其女方盛年懼其過時而至衰落乃求庶士以相昏姻范氏補傳亦云詩人設爲女家之辭此二說已開戴氏續讀詩記之先戴氏曰此擇壻之辭父母之心也黃氏曰鈔取之今案釋文引韓詩章句曰迨願也合之孟子云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似韓詩亦以此爲父母之辭但迨何以訓願則不可考耳若朱傳以爲女

子自言不獨其辭汲汲非女子所宜出且於庶士二字尤有難通女子從一而終豈可言求我眾士乎輔廣朱善雖曲爲周旋終多窒閼

傾筐堅之傳堅取也案堅卽概字之借玉篇概許氣切詩曰傾筐概之本又作堅此所引必三家詩有作概者故廣雅云概取也蓋亦用三家詩義毛詩假堅爲之耳嚴緝以堅訓仰塗遂解爲取之於地而濡溼殊爲牽強

迨其謂之段懋堂曰毛意謂卽會也承琪案傳云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若謂卽會字則經文正言謂之不當云不待禮會矣是毛意未必以謂爲會考毛於詩中謂字

皆無傳如隰桑之遐不謂矣亦無傳始以謂爲告言人所
易曉故不復傳表記引隰桑遐不謂矣鄭注謂猶告也此
當是用三家詩義至箋詩隰桑則訓譌爲勤而於此又云
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今案謂勤雖本爾雅
正義不言爾雅然合之經文若云迨其勤之則不辭矣
文蓋偶遺之

小星

序云小星惠及下也陸堂詩學曰小星一詩有三益焉使
后夫人聞之則知恩宐下逮可免專房方輦之羞使天子
諸侯聞之則知嬖寵不可竝嫡而無周幽晉獻之禍使女
御聞之亦知才色不足恃義命所當安而昭儀殺女之毒

與侯夫人自縊之愚可以積漸消融矣章俊卿謂使臣勤勞之詩何乃爲此巾幗語承珙案王雪山程泰之洪容齋說皆與章同陸氏駁之是也何氏古義曰如泥風夜在公之云爲勤于王事則采蘋之詩亦當屬之使臣矣

此詩兩章首二句詞氣直下三五參昴卽指小星亦卽以喻眾妾自傳箋以小星爲眾無名之星以三五爲心噶小星隨心噶在天猶諸妾隨夫人進御於君按之經文多一轉折故范氏補傳駁之謂夫人一而已不應以三五爲比且據天文志星經以極爲八星又心以三月見於東噶以正月見於東詩人言一時所見則五非噶明矣嚴緝深取

其說稽古編則云三五經不言何星謂之小星猶可參三星俱大昴七星其一最大謂之小星可乎且詩是託興不必一時竝見之星又星體離合天官家各有師授古今多寡不同豈可執一而論承珙案細釋傳文云小星眾無名者三心五噶四時更見其釋寔命不同云命不得同於列位傳意蓋以小星喻賤妾三心五噶則似喻貴妾初未嘗以喻夫人若夫人不得云更見云列位矣更見如所云娣姪兩兩當夕者列位如所云後宮之號十有四位者然夫人之不如忌不獨惠及娣姪也卽賤妾之無名者亦使之夙夜抱衾如娣姪之更進迭御焉是則傳義實異於箋然

卽傳義果如是亦必以小星與三五參昴爲二於首二句文義究有不順則信傳固不如信經耳

翁覃溪詩經附記曰裴駙史記集解序譬譬星之繼朝陽注言眾無名微小之星各隨三星五噶出在東方亦能繼朝陽之光喻已淺薄也按毛傳本無隨字隨字乃鄭箋所加孔申毛義乃同鄭意以三五比夫人耳裴序注引毛傳亦因鄭有隨字遂加各隨二字於三五句上其實毛傳初未嘗以三五比夫人也承琪案此說甚是其又云次章維參與昴句首加維字或可云無名之星隨伐畱在天若首章三五在東句首無他字則在字緊接小星何疑此則未

確大雅其款維何維筍及蒲句首亦有維字豈得謂筍蒲非卽指款而言乎

何氏古義云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於天婦從夫故月紀月爲后夫人之象妾特借其餘光以自耀故取興於星三五在東維參與昴正其所指之小星也承珙案禮郊特牲云大明生于東月生于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鬯尊昏義云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是則月者后夫人之象自不得以星爲比或以經不言月爲疑不知序言惠下詩但陳其下之安命而夫人之惠

自在言外經雖不言月經本亦未嘗斥夫人也

嘒傳微貌廣韻作嘒注云小星詩承琪案說文無嘒字口部嘒小聲也引詩嘒彼小星是毛詩本只作嘒蓋嘒字从口說文小聲者祇言其本義引申之則亦可通爲小貌正義曰此言小星故爲微貌雲漢傳曰嘒星貌者以宣王仰視不止小星故直言星貌兼大星皆在也嘒之爲貌不甚大明比於日月爲小故大星小星皆得爲小貌

蕭蕭宵征夙夜在公傳蕭蕭疾貌宵夜征行箋云夙早也謂諸妾蕭蕭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承琪案行露豈不夙夜釋文出夜莫二字云本又作暮同忙故反又亾博

反小星詩同盧召弓曰今注疏本鄭箋無夜莫之文毛本
因妄改釋文爲露又作暮足利古本於箋風早也下有夜
暮也三字與釋文正合今考蜀石經行露箋亦云風夜早
暮也是不獨足利本爲然又陟岵烝民兩箋皆有風早夜
莫之文行露箋又云行事必以昏昕正承上文早莫言之
知盧校是也釋文又云小星詩同是陸所見小星箋風早
下有夜莫也之文蓋因傳訓宵爲夜故箋於風夜之夜轉
釋爲莫以宵征統言一夜而夜中亦有早莫東方未明傳
云風早莫晚是風夜猶今人言早晚耳何氏古義曰眾妾
進御於君初昏見星而往將旦見星而還往來皆在暗中

故總言之曰宵征也

維參與昴傳昴畱也說文昴白虎宿星从日𠂔聲或謂昴字當从𠂔象閉門今說文作昴乃俗本傳寫之誤段懋堂曰𠂔古音讀如某𠂔古文酉字二字同部而不同紐是以𠂔聲之劉畱𠂔𠂔等爲一紐𠂔聲之昴爲一紐此昴字古謂之昴漢人謂之畱故天官書言昴律書直言畱毛以漢人語釋古語也顧氏詩本音亦云昴音卯不當讀力求反承珙案毛傳云昴畱也正義引元命包云昴之爲言畱言物成就繫畱考古訓𠂔字多訓就訓畱說文酉就也漢書律歷志畱孰于酉傳旣以昴爲畱則似昴字本當从𠂔作

鼎釋文於此詩云鼎又音桺於爾雅大梁鼎也云鼎本又

作鼎初無定見若徐邈音茆又似鼎本从𠩺亦未始不可

與𦰩猶叶韻但核以訓𦰩之義當从𠩺耳

集韻十八尤鼎
星名詩維參與

鼎字至陸堂詩學云星名古皆象形參象旗畢象魚義鼎

象𦰩𦰩以承梁之空故鼎一名大梁而後人又改稱鼎史

記律書言𦰩不言鼎是詩人本用𦰩而漢人書爲鼎案此

則不然書之日短星鼎豈亦漢人所改耶況傳以𦰩訓鼎

謂鼎一名𦰩則可若謂鼎卽𦰩字則豈參亦卽伐字乎

抱衾與𦰩傳衾被也𦰩襪被也箋云𦰩牀帳也說文巾部

𦰩襪帳也義本爾雅字不作𦰩鄭蓋以𦰩爲𦰩之假借耳

然說文自有裯字衣部祗下云祗裯短衣也裯下云衣袂
祗裯襪下云裯謂之襪襪皆未嘗以爲帳亦不同毛傳以
爲被說文又云衾大被釋名衾广也其下廣大如广受人
也毛傳文義簡古以衾是被之大名故但云衾被不加大
字且下云裯爲禪被正以見衾爲複被則其爲大被可知
不必如正義所疑衾旣爲被不宐復云禪被也范氏補傳
云齊詩作幬注云帳也此語不知所據文選曹子建贈白
馬王詩何必同衾
幬李注引毛詩作裯但
云幬與裯古字同耳

江有汜

序云姜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傳於首章云決復入

爲汜次章云水枝

本作歧从校勘記改正

成渚三章云沱江之別者

皆以興嫡媵本空偕行箋云嫡與己異心使己獨留不行

蓋古者姪娣年十五以上與嫡俱行許慎何休皆云然此

詩所美之媵必是年在行限而嫡不與俱故有勤望之憂

而無怨憾之意

周易歸妹彖傳正義云妹既保娣爲媵不得別適若其不以備數則有勤望之憂卽

用此詩序義

朱子集傳以爲待年之女何氏古義曰待年不行

於禮有之公羊傳注云諸侯之媵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

十承事君子未任承事還待年父母之國白虎通義亦云

還待年父母之國未任荅君子也若此媵爲待年之故而

不與嫡偕行豈得怨嫡乎承琪案媵娣之名見於易詩儀

禮左傳公羊甚明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毛氏著於韓奕蓋惟諸侯以同姓之國爲媵故有娣姪之稱其本國之媵或以君之庶女君之嫡女雖多亦不爲媵摯任仲女曰嬪周室春秋紀季姜歸京師魯叔姬歸於侯國皆嬪也何彼襁矣疏引皇甫謐云武王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爲媵此最爲謬說或以同姓大夫之女故碩人有庶姜之稱秦穆有懷贏之媵大夫以下或不必備或以他人然亦必有媵故惠大記云大夫撫姪娣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皆所以息陰訟而廣繼嗣也此序祇言嫡媵不明其爲諸侯大夫士之妻然其嫡不與媵俱行後始悔而迎之則篇中情事顯然王雪山曰婦人在母家必有久相諳者適夫家必有願相從者而嫁者違之

三言行卷
故在家之女有歎望不悅之心違者不欲以其家昵厚者
俱行望者不意其疎情相棄也此說微婉最爲得之朱子
以爲待年之女固非程氏則謂不以媵備妾御之數而侍
君且以不我過之過爲顧如此則是歸後之事經中之子
歸句成贅旒矣呂記嚴緝皆用之非也

正義云決復入爲汜釋水文也此毛解汜之狀其興與鄭
同知毛不以興夫人初過而後悔者以後悔之文下章自
見故不解沈青厓毛詩明辨錄曰以江之有汜興嫡之有
媵則三章同意若以水決復入興媵亦復歸其義僅通於
首章且近於比矣江有汜而之子不與我偕行亦是反興

承琪案說文水部兩引一曰漚水也从水臣聲詩曰江有
漚一曰汜水別復入水也从水已聲詩曰江有汜此作漚
者蓋三家詩但以爲水名毛詩則作汜以決復入爲興鄭
箋云興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而諸本而作得從按詩記竝流似嫡
媵宜俱行孔疏申之而傳義愈明此毛之所以勝于三家
也次章江有渚釋文引韓詩云一溢一否曰渚謂水溢於
此則涸於彼猶俗所謂東塆西漲者鄭箋謂江水流而渚
畱亦取此意然皆不如毛傳水枝成渚之詁爲愜釋名云
渚遮也體高能遮水使從旁迴也蓋水中有渚則水至此
而分流亦以喻嫡媵宜俱行與首章之汜三章之沱其義

言後集卷二
一也

其後也悔傳謂嫡能自悔義本序首句此蓋當時實有其事蘇頌濱戴岷隱始創爲冀幸將來之辭謂媵不敢怨而俟其自悔或謂必如此方與美媵合不知序明言勤而無怨嫡能悔過則美嫡卽所以美媵虞東學詩曰小星下能安而序曰惠下江沱上能悔而序曰美媵互見其義也郝仲輿曰以汜自比以江比嫡賢女恭順之辭小星自託以日月之光比夫人江汜自沉以洪流之量比正嫡知分守命所以爲賢女也

野有外腐

序云野有舛麋惡無禮也夫既惡無禮則必將之以禮故
毛傳於首章云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又以白茅爲取
潔清以誘爲道次章以舛鹿爲舛物以如玉比女德皆正
言有禮而惡無禮之意自見至末章云非禮相陵則狗吠
乃所以爲惡無禮也其實以禮自防者未必果有無禮劫
脅之事也自箋疏以末章爲貞女拒暴之詞而後儒遂并
以誘之爲挑戲以致目爲淫奔之詩然箋疏以此詩所陳
爲女之所欲如是則懷春如玉不可以爲女子自言或又
以無感我悅爲詩人我此女子者亦於詞氣不合惟范氏
補傳云此言強暴之人被化感悟謂於林野得自舛之鹿

及以樸櫨之小木爲薪芻其物可謂微矣取潔白之茅以包束之猶可以爲禮向也未悟陵暴成俗雖微禮亦不能講今日自知羞惡取微物以爲用則可以成禮矣有女懷春者謂女子年及而當嫁因春則興懷凡我吉士苟能以禮誘道之則可以成室家之道矣有女如玉者謂女之德如玉之潔白不可犯以非禮再言白茅純束亦以比德與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之意同也末章設爲女家謂男子之詞謂既有微物可以行禮室家之好指日而成尚慮強暴之習未除遂戒其徐徐圖之無或違禮益以禮自防惟恐以無禮而害其成也當此亂世被文王之化男子旣知惡

無禮女子亦幸其有禮固不當責其備物蓋物雖微薄猶賢乎已但不可不約以禮故雖許之亦不欲其遽迫也如此則男女兩善矣案此說善體毛意且足破後儒二南之化及於女子而不及男子之疑

惠氏詩說曰昏禮束帛以鹿皮今日舛麋乃不中禮之皮曰白茅束則不中禮之皮而又苟簡將之矣次章言舛鹿之不成皮猶樸楸之不成林女惡之而不從故曰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言束者不可解白者不可玷也虞東學詩曰昏禮儷皮執皮者必攝之故以包束爲言而茅又純潔之物可以藉禮此正禮儀周備節次從容舒而脫脫無急遽

無苟略也。威悅尤吠則躁急欲速非從容誘道之謂矣。故兩言無以戒之。承琪案二說一以爲不中禮一以爲禮之備然如惠說則兩章同言白茅不應先後異義。如顧說則昏禮用鹿皮究無用麋皮者皆不如毛傳凶荒殺禮之說爲當。或又謂說文麋行賀人从心从夕吉禮以鹿皮爲贊故从鹿省又麋麋也麋鹿之屬也凶荒殺禮或不能具鹿皮故以麋皮爲禮。白茅皮之藉也易大過過以相與明嫁娶過時之義初六藉用白茅亦明殺禮以白茅爲藉野有舂鹿白茅純束亦謂舂鹿之皮也射禮及投壺一算爲奇二算爲純是耦謂之純白茅純束謂儷皮也兩皮爲儷其二算爲純是耦謂之純白茅純束謂儷皮也兩皮爲儷其

束之也如純帛而結以白茅卽是儼皮之制傳箋謂以白茅裹麕肉非也案如此說以鹿皮不具而用麕皮則當首章言鹿次章乃言麕矣故知毛傳不可改易也

吉士誘之傳誘道也呂記云毛鄭以誘爲道儀禮射禮亦先有誘射皆謂以禮道之古人固有此訓詁也歐陽氏誤以爲挑誘之誘遂謂彼女懷春吉士誘而汙以非禮殊不知是詩方惡無禮豈有爲挑誘之汙行而尚名之吉士者乎承琪案衡門序誘僖公也正義謂在前道之況戴禮言立篇有誘賢之文論語有善誘之語呂記駁歐陽甚正後儒反有從歐陽者何歟且諸家不獨誤解誘字致以吉士爲

匪人亦復誤認懷春并以如玉之女爲蕩婦大抵泥於六朝唐人春閨春怨之詩遂覺懷春非美名不知七月傳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然則春日遲遲女心傷悲豈幽國之女皆欲淫奔者乎惟其發乎情止乎禮義所以爲王化之效陸士衡愼連珠云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陵雲之節厲此雖文人之詞然最於詩意有合也

林有樸楸野有舛鹿傳樸楸小木也野有舛鹿廣物也純束猶包之也箋云樸楸之中及野有舛鹿皆可以白茅裹束以爲禮廣可用之物非獨廣也李迂仲曰歐陽氏以林

有樸楸之木猶可用以爲薪王氏則以爲林之有樸楸雖小而可免於陵踐夫白茅純束皆是連於林有樸楸之文不可但以爲連野有舛屬之文鄭氏以爲樸楸之中及野有舛鹿皆可以白茅純束以爲禮然觀詩又以謂林有樸楸野有舛鹿其文相對不當言樸楸之中及野有舛鹿也惟蘇氏云將取樸楸舛鹿以爲用猶知以白茅純束而取之況於有女如玉而可不以禮成之哉然不知當時白茅之束樸楸當何用姑且從蘇氏承琪案毛傳樸楸小木也舛鹿賁物也似本分爲二意鄭箋始以樸楸及野爲舛鹿之所在正義衍之尤多牽強惟呂記云以樸楸爲禮意其

若致薪芻之饋今考詩言昏姻之事往往及於薪木如漢
廣有刈薪之言南山有析薪之句豳風之伐柯與娶妻同
喻小雅之覲爾以析柞爲辭此雖似以析薪者離同爲異
娶妻者聯異爲同起興然竊意古者於昏禮或本有薪芻
之饋蓋芻以秣馬薪以供炬士昏禮從車二乘執燭前馬
注云使徒役持炬火居前炤道樓攻媿荅楊敬仲論詩解
云古者如麻骨樺皮松明之類可以照者皆謂之燭是則
薪以供炬事或然歟漢廣箋有致禮饋之言芻以秣馬亦
屬禮饋特古書殘闕無文以明之耳

劉昫唐書志曰平王東遷諸侯犯法男女失冠昏之節野

磨之刺興此言實開歐陽本義之先左傳

昭元年

鄭伯享趙

孟子皮賦野有舛磨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龙也可使無吠注云詩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杜解全用序義若係刺詩子皮非伯有一流於享宴之際而無端賦此以刺何爲哉

汪氏梧鳳詩學女爲曰朱公遷云末章非必出於女子之口詩人特探其意而言之所謂極其形容也愚謂非特末章全詩皆當作如是觀則首章之懷春卽所謂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者道其情之常也然必吉士而後可必吉士

而又有媒妁導之以成禮而後可其不可干以非禮之意已凜然矣次章極言其心之堅且潔三章首句極言其容之莊且和於是申言之若曰彼非吉士而或無媒妁之導者悅不可感尤且欲吠矣蓋旁觀者見貞女而刻意摹寫之詞非真有強暴之污而女拒之云云也故曰文王之化也承琪案此說亦頗圓通惟謂毛鄭孔皆以爲女子自作則傳文竝無此意鄭箋乃有貞女欲吉士以禮來之語後之說詩者又多以末章我字爲詩人我女子其實不必然也卽以爲詩人我吉士或吉士自我謂當以禮舒遲而來不可奔走失節而自動其佩巾致令尤吠義皆可通內則

男子亦左佩紛悅故謂動女子之悅不如謂男子自動其悅也

何彼穠矣

序云何彼穠矣美王姬也案二南皆文王之詩而經言王姬當是有天下以後之稱故毛傳以爲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六經輿論以作詩之時爲東周采詩之地爲召南鄒忠允曰黍離旣作召南故地已非周有天朝歸妹何與雍岐舊民事顧安得采於其地朱傳引或說以平王爲宣曰齊侯卽襄公諸兒則誤認桓公爲襄公之子山堂考索載林氏說以王姬爲桓王女平王孫又誤認桓王爲平

王子

日知錄取此說殊誤

許白雲已加辨正近陳氏稽古編更劇論

之蓋毛鄭以平王爲文王在當時必有所受之正義以書
稱甯王爲證國語大子晉曰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
始平之女王之稱平王猶契之稱元王湯之稱武王又如
皇后烝哉告于女人之類詩中每多此稱謂或疑文王既
稱平王不應後世又有平王李迂仲曰宋太宗亦稱神宗
而後又有神宗卽其比例李氏又言平王旣非東遷之王
則齊侯亦非齊國之侯故訓齊爲一黃實夫以易康侯爲
證彭汝礪奏疏亦引此詩云惟有平德故人化之惟有齊
德故人畏之此則未必然儀禮疏引鄭箴膏肓曰齊侯嫁

女以其母王姬始嫁時車送之據鄭荅張逸以此爲魯詩說此雖於義難通然其以齊侯爲齊國之侯則與毛同姜氏廣義曰文王之稱平王固不得預爲東遷之平王避若太公已封齊安得於他國公子而云齊侯之子乎傳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定論也

嚴緝云武王之詩當爲雅而不當爲風然此三章只是風體又詩中專言女德正與二南同科非雅之類當時采詩之官得之於召南之地以爲武王之女下嫁召南之國能執婦道成其肅離之德皆本於文王大妣之化故以其詩刻於召南而爲文王之風甘棠之詩亦作於武王之世而

爲文王之風皆推本言之田閒詩學曰二南決無東遷以後之詩當是成康時所作古者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召公輔成王康王以康王二十四年始卒則當時同姓齒德位之尊者莫如召公意王姬下嫁於齊召公主之故以其詩繫之召南譜謂二南之詩武王錄以屬之太師意或後之采詩者以此篇爲召公而作故補入之顧氏曰知錄云成王時齊侯則太公而以武王之女適其子是甥舅爲婚周之盛時必無此事逮成王顧命丁公始見於經而去武王三十餘年又必無未笄之女承琪案此說亦未必然顧命云齊侯呂伋則呂伋在成王時早已

爲齊侯矣戴岷隱云左傳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杜氏云武王后太公之女武王莫年而得唐叔蓋甚幼矣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則安知不有幼女配呂伋之子乎朱鑑詩傳遺說載朱子曰詩疏謂武王有五男二女五男者左傳邲晉應韓武之穆也與成王則五矣二女者大姬下嫁陳胡公其一也何彼穠矣王姬嫁齊侯之子則二也此說可補傳箋之所未備姜氏廣義曰以聖人手定之二南而諸儒好異忽玷以淫穢之語兒自知不類又更以創竊之小白是亦不可以已乎

唐棣之華傳唐棣移也小雅常棣傳云常棣棣也此皆與

今本爾雅同正義引舍人注唐棣一名棣常棣一名棣又
皆與郭注同後之學者印定心目遂據以爲唐棣常棣之
分牢不可破而所言華實形色及別名又多囿於王氏經
義述聞曰常棣棣本或作常棣棣秦風晨風傳棣唐棣也
論語子罕篇注唐棣棣也今本作唐棣棣也此後人據郭
樹也釋文不出棣字之音則與郭本殊蓋所見爾雅舊本
則舊本作唐棣棣也可知則與郭本殊蓋所見爾雅舊本
作常棣棣唐棣棣也今案小雅常棣之華藝文類聚木部
下引三家詩作夫棣之華唐詩韓詩尚存則名棣者乃常
棣而非唐棣甚明常棣傳常棣棣也當依或本作常棣棣
也何彼穠矣傳唐棣棣也及箋內之棣字俱當作棣後人

據郭本爾雅改之也以三家詩及毛傳陸疏本草考之似
作常棣核唐棣棣者爲長玉篇唐作棣云棣也與蓋因常
唐聲相近遂致相亂耳承珙案王說是也說文核棠棣也
棣白棣也棠棣卽常棣常棠形聲皆相近漢書杜鄴傳引
小雅常棣作棠棣顏師古注亦同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親
表中詠棠棣匪他之誠李注引毛序云棠棣燕兄弟也又
謝宣遠於安城苔靈運詩注引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
韡蓋許氏以核爲棠棣卽小雅之常棣毛詩常棣據選注
有作棠棣者殆卽許氏所本歟其又以棣爲白棣者意當
時惟白棣得專棣名故以色別之此卽召南及論語之唐

棣蓋唐棣可單稱棣故秦風山有苞棣祇言棣而毛傳曰
棣唐棣也常棣又可單稱常故小雅但言維常之華而毛
傳曰常常棣也然則召南之唐棣棣當作唐棣棣小雅之
常棣棣當作常棣移由于後人互易致誤其故瞭然矣

論語子罕篇疏引此詩陸疏云唐棣與李也一名雀梅梅

當作李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之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

熟大如李子可食齊民要術引豳風義疏亦即陸疏鬱樹高

五六尺實大如李正赤色食之甜廣雅曰一名雀李又名

車下李又名郁李亦名棣亦名與李二疏正與神農本草

郁李一名雀李太平御覽果部郁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

者皆合與郁字之通鬱與聲之轉總之皆唐棣也陸氏此疏甚爲明晰惟於常棣之華疏云見爾雅常棣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此則微誤說文以棣爲白棣而訓棣爲棠棣未嘗以常棣爲白棣也陸又云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此所言白棣赤棣以其子色別之蓋唐棣子名郁李其大如李常棣子如郁李而小其實皆棣樹而種微異耳自郭注爾雅以唐棣爲白棣謂似白楊後人如陸佃羅願遂皆以唐棣爲白楊而唐棣之別有郁李車下李諸名則又以常棣當

之名實糾紛不可董理殊不知詩所言唐棣常棣皆取其
華爲形容今姑無論其子之大小而陸疏所云唐棣華有
赤有白故召南一則曰何彼穠矣再則曰華如桃李正謂
其華或赤或白如桃李之華也至逸詩之偏其反而則其
華之穠盛阿那更可想見陸氏於常棣雖不言其華然齊
民要術引詩義疏云承華者萼其實似櫻桃萼李蓋常棣
不獨子如郁李其華常亦如郁李之華故二者皆以棣名
而詩人皆取其華之美盛卽常棣一名棣亦與移楊無涉
古今注云移楊亦曰移柳亦曰蒲移圓葉弱蒂微風善搖
此所言與白楊同類故古詩曰白楊多悲風夫白楊安得

有偏反之華韡韡之萼邪馮嗣宗曰唐棣自是楊類雖得
棣名而實非棣亦惑之甚者矣

呂記曰肅雝者王姬而曰王姬之車不敢指切之也

此語足破

鄭箋訓之車爲往乘車之泥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詞匹敵則不驕亢

可知也此詩爲美王姬而作自應先稱王姬至末章則反
覆歌詠之非有他義也李氏詩所曰春秋書法天子逆后
不曰逆女先正其爲王后命出而分定也歸而後本其所
生之女稱其下嫁也不言來逆者先日築王姬之館見其
將有行也歸而後著其所適之國配若諸侯則反是於其
逆夫人也以女名之於其來逆也卽言所來逆者是尊卑

之體也此詩先言王姬之車是將有行矣然未知所適也次乃指言平王之孫下於齊侯之子與春秋之法同也逆女之事則歸之卒章曰釣緡者是也至此乃言齊侯之子尙平王之孫正夫婦之序也與先曰韓侯娶妻而後云蹶父之子者異矣承琪案正義亦言上章主美王姬適齊侯之子故先言平王之孫末章主說齊侯之子以善道求王姬故先言齊侯之子說詩者於此類固不必過泥然亦非無所本荀悅申鑒云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也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由是觀之春秋

書王姬之歸與此詩相表裏實萬世之法也

騶虞

序云騶虞鵠巢之應也宋儒每不信瑞應之說故多以序爲非然論語歎鳳鳥之不至春秋因獲麟而絕筆則知瑞應之故聖人未嘗不留意焉後儒自少見多怪耳李氏詩所云周道之行恩及禽獸易所謂王用三驅失前禽雅所謂大庖不盈者皆文王之流風也是以四靈感之而至而賢者識其應非由外孔子云鳳皇麒麟皆在郊薮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先王能體信以達順此則順之實也其麟趾騶虞之義歟黃氏元吉曰孔氏謂詩人之作各言

其志麟趾之與關雎騶虞之與鵲巢未必一人作也但君子之道作事可法垂憲後昆大師比之於末序者申明其意因言關雎之應鵲巢之應耳其實作者本意不在於應也承珙案此說最爲平正然而徵應之理實有不可誣者陸堂詩學曰士君子終身隱約苟能孝友仁義推行不倦如汜毓之兒無常父張公藝之九世同居卽謂麟趾之應可也許孜之猛獸擾庭董召南之犬乳雞哺不謂之騶虞之應得乎

周禮鍾師疏云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古毛詩說騶虞義獸白虎黑文食自舛之肉不食生物人君

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俱稱嗟歎
之是麟與騶虞俱獸名謹案古山海經鄒子書云騶虞獸
說與毛詩同陳氏壽祺曰文選魏都賦張載注引魯詩傳
曰古有梁騶梁騶者天子之田也東都賦李善注引騶作
鄒禮記射義騶虞樂官備也賈誼新書禮篇騶者天子之
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儀禮鄉射禮注其詩有一發五
犯五縱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眾多歎思至仁之人以
充其官此皆與韓魯說合太平御覽引尚書大傳散宜生
之於陵氏取怪獸尾倍其身名曰騶虞文選張平子東京
賦囿林氏之騶虞李善注引劉芳詩義疏虞或作吾漢書

東方朔傳謂之騶牙古音虞吾牙近通此皆與毛詩說合
陸璣義疏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
草應信而至者也此采書大傳及毛詩爲說詩正義引鄭
志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荅曰白
虎黑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紕言多賢也鄭注
禮則用韓魯說荅志則用毛說承琪案此異義許氏從毛
鄭無駁故知毛說不可易也說文虎部虞騶虞也白虎黑
文尾長於身仁獸也食自舛之肉从虍吳聲詩曰于嗟乎
騶虞此亦全用毛說惟仁獸與毛傳義獸不同毛用古左
氏修母致子之說許則以其不食生物耳鄭司農注周禮

又云騶虞聖獸也此皆因瑞應而爲美稱總之虞字本義專取騶虞故書大傳但云名曰虞而鄭注卽云虞騶虞也蓋因古者先有此仁獸之名故掌鳥獸之官取以名之因而田獵之圖亦以爲名以及七騶八虞或皆緣此而起毛公以序云騶虞鵲巢之應又與麟趾相配皆繫之鳥獸爲義而且六韜周書山海經伏生大傳皆在毛前而毛與之合爾雅自以獸非常有偶遺其名不得因此遂謂古無是物三家以爲官名圖名皆緣後起之義而以之詁詩則皆不如毛說之精切也

壹發五豝傳豝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姜氏廣

義曰犯隱深葭之中一犯負矢其羣皆奔故壹發而五犯
齊見承珙案說文以苗爲艸初出兒箋亦云記蘆始出者
著春田之早晚深葭之說顯與經悖范氏家相詩潘云古
者一發四矢蓋先後發之非四矢並發也一犯中而五犯
齊見於葭蓬庶物之蕃蕪可見矣此說較有分曉

朱氏通義曰豕牝曰犯本爾雅集傳誤云牡豕陳潛室已
辨之黃元吉曰朱子於吉日曰牝豕而此云牡豕傳寫之
誤耳至集傳用西都賦中必疊雙欲言中多以見禽獸之
蕃殖然有害於國君仁心及物之義且與天子不合國諸
侯不掩羣義未洽惟獸多而不忍盡殺故詩人歎之以爲

卽不會生物之騶虞耳承琪案賈誼書說騶虞雖與毛異然其云虞人翼五羆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其說實與毛同此漢初經師相承之義蓋虞人驅五羆以待射者奉上之敬也君公祇壹發而不忍盡殺者愛物之仁也

毛傳於五羆云豕牝曰羆於五豨云一歲曰豨二者蓋互見其義或謂春獵爲蒐謂蒐索擇取其不孕者若云豕牝則有孕道不知羆爲牝豕之小者吉日云發彼小羆其明證矣說文旣以羆爲牝豕又云一曰羆二歲能相杷拏者也引詩曰一發五羆先鄭注大司馬及廣雅釋獸竝云二歲曰羆是羆雖牝豕而以其小者不孕故無害於蒐義至

五豮傳一歲爲豮之說正義以七月言私其豮爲證又與先鄭注大司馬及說文廣雅皆合太平御覽引纂文云齊徐以小豬爲豮玉篇云豮小母豬豮與豮同故說文云一歲曰豮尙叢聚也然則豮亦牝豕而更小於豮毛傳於豮言其牝而於豮言其小義相互耳所以專取豮豮者說者謂豮豮獨喜害稼郊特性迎虎爲其食田豕所以除春農之害也爾雅翼云凡六畜之屬皆見於釋畜惟豕見於釋獸以豕者通田豕之名故別異之豮牝豕之小者故又謂之小豮豮亦豕子也言雖取害稼之物亦必待其成淮南子魚不長尺不得取龜不暮年不得食今皆一歲二歲之

豕所以爲仁也承琪案毛傳訓紀用爾雅而獨不取其豕生三曰穉者蓋以田豕在野何由知其生子之多少惟大小之形則可見約略其一歲二歲不甚相懸耳

禮記樂記武王散軍郊射左射經首右射騶虞而賁革之射忠是則騶虞之詩文武之世已入樂章故周公制禮於大司樂鍾師射人及儀禮鄉射禮皆有奏騶虞之文墨子三辯篇云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可見騶虞爲女王時詩周公成王用爲射節耳序云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語必有所本晁說之言魯詩謂騶虞作於康王之世當亦是用作爲射節至文選注引琴操曰騶虞邵國之女所作則

更無可考矣

宋韓沈湫泉日記云王建時騶虞見碧山文忠論之云騶
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謂騶者文
王之圖虞虞官也當蒞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爲獸者
其出于近世之說乎谷際岐曰賈誼之說見新書顧訓騶
爲圖未知何據考說文騶廐御也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
虞爲飾樂官備也呂大臨曰所以歸功于二官也漢書序
傳云滕公廐騶是騶乃掌御之官矣戴埴鼠璞引月令命
僕及七騶咸駕及左傳使訓羣騶知禮謂騶爲騶御虞爲
虞人其說蓋本之白居易畫贊序較訓圖者爲長至謂之

獸者不特相如封禪書爲然淮南道應訓云商拘文王于羑里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則亦指爲獸矣況白虎黑文毛傳已明言之是漢時已不一其說又安得謂出于近世說此論殊爲失考承琪案澗泉日記此條原注云封禪書圖騶虞之珍羣則騶虞必獸也是則說意仍以騶虞爲獸其出於近世之說尙是引歐公語不然注與正文不應自相矛盾谷氏駁之殊誤陸堂詩學曰明宣德四年滁州獲二騶虞獻之朝今觀夏原吉賦序一一與毛傳合可知漢儒中未有如毛公之博物者

毛詩後箋卷一終